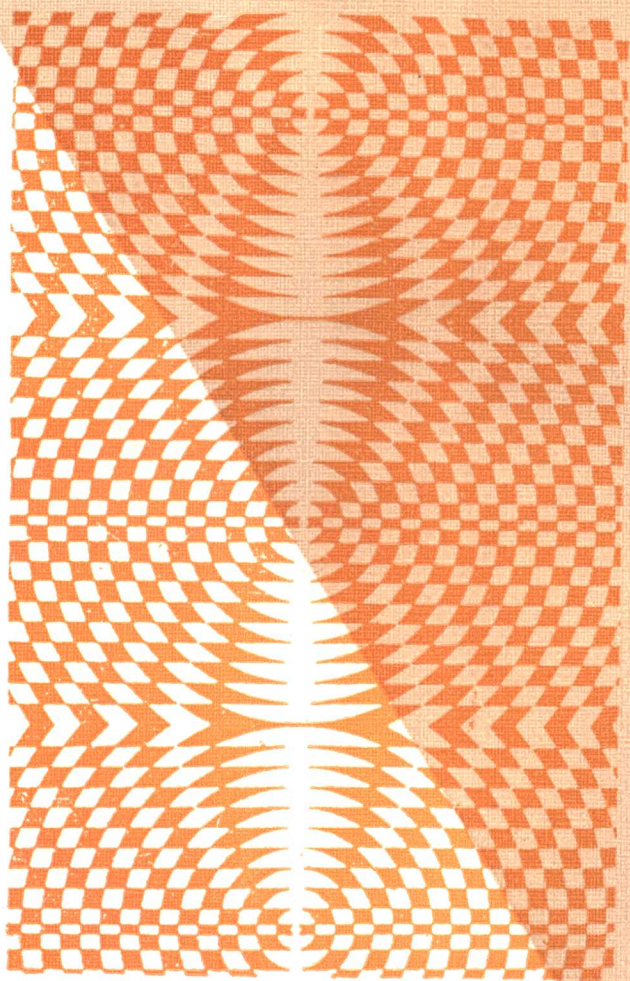


拉美作家谈创作

批评的激情

——「墨西哥」奥·帕斯谈创作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拉美作家谈创作

云南人民出版社



批评的激情

——[墨西哥]奥·帕斯谈创作

赵振江 编

装帧设计：张守义

责任编辑：杨仲录 张晓岚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拉美作家谈创作

批评的激情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赵振江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字数：195 000 插页：1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7-222-01784-4/I·462 定价：6.80元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尹承东	刘习良	刘存沛	许 铎
孙成敖	孙家孟	李德明	杨仲录
沈石岩	范维信	张广森	林 光
林一安	赵振江	赵德明	施永龄



奥克塔维奥·帕斯

高莽画

高莽画

奥克塔维奥·帕斯

qb59/04

译者简介

赵振江，男，生于1940年，北京市顺义县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现任该系主任、教授，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1979至1981年曾在墨西哥学院进修。1987至1989年应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邀请，在该校从事西文版《红楼梦》的修订和注释工作并重译了书中的全部诗词。著作有《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译著有《马丁·菲耶罗》、《拉丁美洲历代名家诗选》、《拉丁美洲抒情诗选》（合译）、《柔情》（合译）、《悲哀的咏叹调》（合译）等。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前 言

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陶渊明

在我国文学界，人们对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名字已不再陌生，尤其是他于199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的几家出版社先后翻译出版了他的诗文集，然而作为专门的文论选集，这大概是第一本。帕斯的文论很多，这个集子的内容选自帕斯的两部近作：《另一个声音》（1990）和《批评的激情》（1985）。前者包括《诗歌与现代性》和《诗歌与世纪末》两部分，是帕斯关于诗歌的一部专著；后者是一本帕斯的访谈录，主要话题是文学创作，同时也涉及到社会与人生的其他方面。

《诗歌与现代性》是由三篇不同时期的文章组成的，它们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只是都与诗歌的现代性有关而已。第一篇《叙述与歌唱》（《论长诗》）作于1976年，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从内容到形式，从全部到细节，以大量的事实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作品进行了梳理，对长诗的流程过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对我们研究外国文学，这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第二篇《决裂与汇合》作于1986年，全文又分为《现代性与浪漫主义》、《现代性与先锋派》、《汇合的诗歌》三部分。诗歌的现代性始于浪漫主义，至象征主义达

到高潮，先锋派已是它色彩斑斓的暮色。“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许多人认为，这似乎是文学创作最后的辉煌。帕斯对此有自己的见解，并在《诗歌与世纪末》中有详尽的阐述。

说到先锋派，帕斯不止一次地强调：欧美文学界，尤其是美国文学界所说的现代派，其实应称之为先锋派，因为现代主义这个名字始见于西班牙语美洲，当美国人使用它时，那里的现代主义运动已近尾声，先锋派文学正如雨后春笋，这前后至少相差三十年。众所周知，现代主义是西班牙语美洲第一个独立的文学运动，1888年，卢文·达里奥的诗文集《蓝》的发表标志着这个运动的形成。西班牙的著名诗人和作家如希梅内斯、安东尼奥·马查多、巴列一因克兰等都受到了它的影响。置这样的历史事实于不顾，把数十年后的文学现象同样叫作现代主义，这完全是一种民族傲慢情绪的体现。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中间，同样存在着这种名称上的混乱，使初学者往往摸不着头脑，笔者只想在此澄清一下事实，绝无强加于人之意。

研究欧美文学的现代性，有一点是十分突出的，就是在“决裂与汇合”中不断地创新。浪漫主义是追求变革的产物，是在批判中诞生的。它既是对现代性的肯定又是对它的否定。名目繁多的先锋派文学同样是科技进步和美学演变的结果。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都是对美的新的追求。有的流派在文坛上不过是昙花一现，然而许多传世之作正是在这种不断地继承、批判与创新的气氛中诞生的。帕斯对待传统与创新的态度值得我们借鉴。

《诗歌与现代性》的第三篇文章《诗歌·神话·革命》是帕斯在接受法国总统密特朗颁发托克维尔奖时的答谢演说，作于1989年6月。作为诗人，帕斯主张把“纯粹诗歌”与“社会诗歌”结合起来，把激情与探索结合起来，把捍卫诗歌与捍卫

自由结合起来。在当今社会中，他认为诗歌担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他认为，诗人们为历代思想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营养。在传授社会科学的讲台上，“对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阅读应当成为必修课”。

《诗歌与世纪末》作于1989年，由《少数与多数》、《量与值》、《总结与预测》和《另一个声音》等四部分组成。这是一篇完整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帕斯从各个方面对诗歌的命运、诗歌的功能、诗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其中有两个关于诗歌命运的问题给人的印象尤为突出。其一是市场和“畅销书”对诗歌的冲击。任何严肃文学，尤其是诗歌，除了个别的例外，都不可能畅销，出版社不可能从中得到什么经济上的实惠，因为诗歌的读者从来都是“少数人”，尽管可能是“无限的少数”。在市场机制刚刚开始运作的我国更是如此，严肃文学步履艰难！然而从帕斯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只要是真正的传世之作，总不乏识货之人，终究会从滞销变为畅销的。否则，尽管一时红火，转瞬间便成过眼烟云。兰波、马拉梅、惠特曼、艾略特的经历不都是发人深省的吗？当然，出版界并非都是一味地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就拿云南人民出版社来说，他们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来出版这套《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吗？其二是科技和影视对诗歌的冲击。的确，科技的进步和影视业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介和娱乐方式，使传统的文学形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作家困惑，读者担忧，都是难免的。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文学的没落和消亡，而只是文学载体和文学传统的变化，不过是用计算机软盘和影视屏幕部分地代替了纸张而已。真正的文学作品可能暂时会被人冷落，但只要是金子，终究会闪光的。更何况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相映生辉的范例比比皆是呢。对于诗歌，更是如此，因为诗歌本身就是视觉与听觉的艺术，

就是意象和语言的结合。正如帕斯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刻的精神和心灵上的苦恼与激烈的历史动荡并存的时代”，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伟大的时代会孕育出伟大的作家，既然有绚丽多彩的暮色就会有光芒四射的朝霞。

应该指出的是，帕斯是一位博古通今、兼收并蓄的作家，是一位博采众长、独树一帜的作家，是一位对社会前途和人类命运十分关注的作家，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尤其是对他的政治见解，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比如，他对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许多尖锐的批评，对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有不少尖锐的批评。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与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帕斯认为，人类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其自身的存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核战争等等。至于社会改革，他主张以博爱为中心环节，将自由和平等熔铸起来。其实，在他把别人的革命理想看作乌托邦的时候，他自己的主张同样是一种乌托邦。正是从这种乌托邦出发，他对诗人赋予了崇高的使命。他认为，诗人是“世间博爱的镜子”，是“人类社会未来形象的楷模”，诗人应成为“技术与市场的解毒剂”。

《批评的激情》出版于1985年，共收入帕斯访谈录十一篇，本书选译了七篇。在这里我只想告诉读者的是，这部分的译者都是北大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的研究生。他们在学习阶段就知难而上，开始了对帕斯的翻译和研究，实为难能可贵。在此，我对他们的合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译文的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和同行们不吝赐教。

赵振江

1993. 8. 27

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目 录

前言	赵振江 1
另一个声音	1
导言	3
诗歌与现代性	6
一、叙述与歌唱	6
二、决裂与汇合	22
三、诗歌、神话、革命	38
诗歌与世纪末	49
一、少数与多数	49
二、量与值	62
三、总结与预测	74
四、另一个声音	88
批评的激情	99
双声的独唱（节选）	101
四五个基本点	108
奥克塔维奥·帕斯（节选）	124
与帕斯的对话	190
东方·意象·爱神	202
写与说（在大学的对话）	228

另一个声音

导 言

本书汇集了近年来所写的几篇杂文，其内容都是关于诗歌以及当代诗歌情况的。我很早就开始写诗，也很早就开始了对诗歌创作活动的思考。这是各种具有两重性的工作中的一种：既是一种活计又是一种神秘，既是一种消遣又是一种圣举，既是一种职业又是一种激情。我的第一篇杂文作于1941年。那是一篇对于诗歌和人类经验的两个极端——孤独与交往的思考性文章（由于结构松散，或许叫做随笔更为恰当）。我是在两个诗人——克维多与圣胡安·德·拉·克鲁斯——身上将孤独与交往人格化的，当时我正满怀激情地阅读他们的两部作品——《忏悔者的眼泪》^①和《心灵的颂歌》。后来我又写了一本完整的书，《弓与琴》（1956），许多别的散文都是该书的续篇，过了很久，又写了另一部作品：《淤泥之子》（1972）。在后一本书中，我论述了诗歌，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和先锋派。现在我发表的杂文是《淤泥之子》结尾部分的继续，也就是说，关于先锋派的衰落以及当代诗歌艺术的情况。我们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生活在诗歌的末日，而是生活在诗歌传统的末日，这传统以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为开端，至象征主义诗人而达到高潮，而本世纪的先锋派则构成了它迷人的黄昏。另一种艺术在升起。

人们将当代称之为“后现代”。这是令人费解的名字。如

^①又名《基督徒赫拉克里托和模仿大卫的第二把竖琴》（1613）。

果我们的时代是“后现代”，我们的孙子们该怎样称呼他们的时代呢？后现代吗？人们普遍认为，标志着所谓现代派特征的思想、信仰、价值和实践今天在总体上经历着一场根本的变化。既然如此，这个时代就不能简单称作也不能定义为后现代。它只是现代派以后的东西：某种与现代派不同的东西。某种已经具有自身特征的东西，尽管尚在形成的过程中。断裂，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开始时只有少数的心灵察觉，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变化便越来越明显。

现在我们正经历从一产生就构成现代的这两种思想的崩溃，它们就是：把时间看作向着日益美好的未来直线地持续延伸的观点和将变化作为时间持续的首要形式的观念。这两种思想都已化作我们关于历史走向进步的观念：社会在不停地变化，有时是以暴力的方式，而每一次变化都是一种前进。典型的时间已不再是过去及其虚幻的黄金时代；而时间以外的时间，天使与魔鬼、良知与罪孽的永恒都已让位于对进步的崇拜。希望之地属于未来。在政治活动的范畴，变化表现为革命思想；在文学艺术领域，则表现为新艺术概念，它建立在与最后的过去绝裂的基础之上。今天，未来已不再是一种吸引力，使其得以维持并获得证实的时间概念正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二十世纪使如此众多的诗人产生灵感的伟大神话也化作烟云，这个神话就是革命。它的衰落与艺术和诗歌的先锋派的衰落是同步进行的。这不奇怪：现代艺术是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回答而产生的——既是回声也是反驳——，从而开创了现代派的先河；它的命运已经与革命思想融为一体。

这本小书的第一部分由三篇文章组成。第一篇说的是长诗的来龙去脉。这是一种在二十世纪非常走运的诗歌形式。我并不是说现代最好的诗篇是长诗，或许恰恰相反：一首三四行的诗歌的张力往往会穿透时间的墙壁。然而长诗——艾略特、佩

尔塞和希梅内斯的作品，仅举这三位突出的例子——是我们时代的体现并给它打上了标记。第二篇说的是现代诗歌和绝裂传统的结束。第三篇是对模糊以及诗歌与革命神话的几乎总是不幸的关系的简短的思考。第二部分，最长的是审视诗歌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以一个问题和一个回答的企图作为结束：诗歌在将来的时间里的位置何在？描述有余而预见不足，我的回答是一种信仰的公开。这些篇章不过是自两个世纪以来现代诗人们永不疲倦地书写的《捍卫诗歌》的又一个变种。

奥·帕斯

1990.1.31 于墨西哥